



## 鄉情涓涓

按進化論的觀點，人類是從樹上掉下來的。地球大陸板塊漂移，被森林拋棄的猴子，逐漸進化為人。所以沒有人對樹不感到親近，尤其是大樹、古樹。我的童年記憶，乃至對故鄉的懷念，就離不開樹。

記不清從幾歲起，我便能爬樹。最初是和小夥伴們比賽誰爬得快、爬得高，後來是上樹粘知了、掏鳥窩、擰榆錢、摘棗……我家場院的邊上有棵老棗樹，沒人知道它多大年歲，爺爺告訴我，他的爺爺小的時候就有那棵大棗樹。那棵老棗樹，是我夏、秋兩季的美食店。

老棗樹上結的棗格外甜。從初夏一掛棗開始，我每天至少要關心一次大棗樹，樹上哪些棗大，心裏都有數。等到棗一開始有點發紅，甚至等不到發紅，只要由綠變得有點發黃，就可以摘下來吃了。從初夏到深秋，農村孩子的零食，就靠自己到樹上或莊稼地裏去找。

棗樹上有一種跟樹葉一樣綠的毛毛蟲，土名「八夾子」，蜇人特別痛，被蜇的地方還會鼓起一個紅包。從老樹上的棗能吃了開始，我身上被「八夾子」留下的紅包就沒斷過，可謂「此起彼伏」。被蜇得太厲害了，就到坑邊挖黑泥糊到紅包上，疼痛會減輕。

那個時候，農村的泥土還是消炎藥。打草被鐮刀割破腿或手，抓把黃土捂上，不僅止血，一般也不會發炎化膿。

常常是大樹頂部的棗先紅，我爬不到最高處，有個自製的帶鐵鉤的長杆，把個頭大能吃的棗一個個鉤下來。母親重病期間，村上沒有大夫、也沒有藥舖，無論早晚都要到七里地以外的姜莊子抓藥，那是我的事。大夫一來，我先上樹摘一口袋棗，回家拿着大夫開好的藥方

就走了。那一口袋棗就是我的飯。開始能讀小說了，夏天會帶本書躲到樹上去讀，涼快又清靜。如果是在家裏讀閒書，被父母看到會派去幹活。農村的夏、秋兩季，家裏地裏有幹不完的活，當時我又格外癡迷武俠小說，拿起來就放不下。村北有一塊叫做「亂葬崗子」的荒地，冒白鹹的鹽鹹土，不長莊稼，卻有一棵粗大的杜梨樹，枝葉濃密，且很乾淨，樹上沒有蟬人的蟲子、蜜蜂之類的東西。是我的專用「書房」。

一棵或幾棵古樹，讓人感到親近、崇敬。若古樹成林，便有了一種恐怖氛圍，裏面似乎藏着許多不可知的兇險。施耐庵在《水滸傳》裏虛構了一個野豬林，把它安置在滄州界內，不是沒有道理。我們村西就有一片不知是什麼年代形成的老林子，裏面有各種奇形怪狀的古樹，陰森可怖。有的主幹粗如磨盤，上面的枝幹橫七豎八，霸佔着高空；有的樹幹筆直，插入雲霄；有的疙疙瘩瘩、鐵皮銅幹；有的被雷劈火燒，剩下半截焦黑的樹樁，猙獰而強悍；有的樹洞裏可藏下一兩個人，卻成了狐狸、黃鼠狼的窩。

曾有人在老林子裏看到過碗口粗的蟒蛇、站着如兒童一般高且能說人話的猴子、能夠把人頭皮抓掉的老鷹……總之，林子裏什麼可怕的



● 老棗樹結的棗是農村孩子們的零食。AI繪圖

## 蔣子龍

野物都有。

一對年輕夫婦帶着五個月大的孩子下地幹活，他們的地在林子邊上，地頭有株大樹，把孩子放在樹陰涼裏，夫婦二人便忙着鋤地。鋤到半截聽見地頭的孩子哇地大哭一聲，猛回頭，看見他們的孩子從地上飛起一人多高……

兩人急忙往地頭跑，跑到地頭孩子卻不見了。男的在林子邊瘋一樣喊叫着孩子的名字，女的跑回村喊來一幫人，衝進老林尋找。最終也沒有找到孩子。有人說是被樹上的蟒蛇吞了，有的說是被老林子裏的其它動物拖走了。

老林子中央還有一片古墳墻，據傳埋的是燕王掃北時戰死的將士。每逢鬼節、除夕夜乃至一些特殊的氣候條件下，可聽到從林子裏傳來哭嚎和廝殺聲。為了保護村裏安寧，每到清明和農曆大年初二，村裏都要成群結隊到老林中央給古墳燒紙、培土、大放鞭炮。

村裏關於那片老林子的傳說還有很多，少年時代我聽到的鬼故事，大多和那片林子有關。村裏有個自稱膽子最大的壯漢與人打賭，在各路神鬼下界的大年三十半夜，他敢把一根木樞子釘到老林子中間最高大的墳頭上。當他把木樞子釘進墳頭之後，想起身回家，卻被從墳墓裏伸出的手牢牢抓住他的棉袍，當即就被嚇死

了。

也有人解釋說，他是釘樞子的時候，把自己的棉袍釘進老墳裏，以為是被墳裏的死鬼伸出手抓住了，才把自己嚇死。

村裏人下地去西窪，必須要從林子的邊上經過，三伏天都是陰森森的。我去姜莊子為母親抓藥，也要走那條道，有時是晚上，離林子老遠全身的寒毛就都豎起來了。一進林子便抱緊藥袋子低頭瘋跑，跑得越急，身後追我的腳步聲就跑得越緊。沒有看見鬼，卻回回被鬼追，每次回到家，衣服都被汗濕透了。

為了壯膽，有時晚上去抓藥就帶上家裏的大黃狗。到林子邊上我一跑，大黃狗就猛叫。有動靜狗才會叫。老林子裏的動靜能是好東西嗎？我反而更害怕了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村子裏的老樹開始減少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，村西修軍用機場，那片老林子和古墳墻、連同村西窪最好的一大片地都徹底消失了，變成飛機跑道和跑道兩側的荒草地。卻極少看見飛機起降。

1955年我到天津讀書，暑假回家，有時趕不上在距離我村最近的姚官屯火車站乘車到天津的慢車「滄州短」，只好從姚官屯沿南運河東岸，步行到興濟鎮乘快車。那時南運河兩岸是遮天蔽日的樹林。三年後樹林消失了，我從天津西站，彷彿能看到120公里外的滄州。

1976年深冬，我回家奔喪，村裏已沒有像模像樣的大樹和古木了。村邊有零星的小樹，大風捲起塵土和垃圾，將髒兮兮的爛塑料袋掛在樹枝上，在風中招搖。令人觸目驚心。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原副主席，天津市作家協會原主席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、中篇小說獎獲得者）

## 在光中駐足

程應峰

## 日蝕

明亮的太陽  
被溫情的月亮  
蜇了一口  
透過樹隙的光  
消逝了

渾圓的太陽  
變成一彎藍色湖  
泛起清凌的波浪

透過濾鏡  
熱烈的太陽  
原本這樣清新明朗

日蝕是一粒種子  
生長矚目的美麗  
也生長巨大的蒼涼

## 走向

看不見彎道  
我的走向筆直迢迢  
路上有許多人  
神態莊重如舉行  
一次隆重的送別禮

我一直走下去  
前面有鮮花桂冠  
也鋪綴着荆棘淚水  
我無所牽絆  
忘形而一味地走下去

偶爾回過頭去  
不見了起點  
也不見了來跡  
低頭看看脚下  
一切都如煙塵  
人生盡頭留下的  
惟有智慧和哲理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## 位置

在交叉路口  
雨幕中的遠山  
牽引視覺的高低

悄然走下去  
遠山的風景  
由迷離而明晰

駐足晴空下  
停留的位置  
正對遠山腹地

那一刻  
高與低的結論  
有着明顯的差異

驀然發現  
視覺的東西  
很多時候  
原本都是偏斜的

## 時代詩行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）

## 香港世界地質公園

胡紅拴

它們並不寂寞，有海濤和風鳴  
還有形成沉積環境的沉積作用  
一段地質的歷史，典型的地質藝術  
稀有，罕有，火山岩同時

展現了凝灰岩和熔岩的特徵  
我喜歡海岸的那些侵蝕和沉積地貌  
我知道，它們依然活着

沉默的陽剛，表達着岩石的年齡  
想起了北愛爾蘭著名的世界遺產巨人堤道  
那些六角形岩柱，直徑不過才0.5米

可香港西貢的火山岩，1.2米直徑的岩柱  
足以驚動蒼穹。糧船灣的火山岩柱  
高度可達100米，「天然六角形岩柱壁畫」

更有侵入岩脈和斷層  
扭曲的岩柱，破邊洲的海蝕柱  
大浪灣海岸，「火山」的景色

「家事」的異彩紛呈，早已被  
流紋岩的筆墨  
悄悄寫成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自然資源作家協會副主席、詩歌委主任，《新華文學》主編，《中國詩界》副主編）

菜園裏摘的。  
我趕緊從母親的肩頭接過蛇皮袋，問母親：

「為什麼不給我說一聲，讓我到車站去接？」

母親沒有接我的話頭，卻說：「我趕緊給你和

孫子做早飯。」

妻子出差，我一個人在家做飯，根本沒有問題。把母親「騙」進城，就是想讓母親和我們住幾天，我們一起「消費消費」，我想讓母親養成花錢的習慣。

我們正說着話，從衛生間刷過牙的兒子出來了。聽說母親要在家做飯，兒子一把拉過母親，撒嬌說：「我要奶奶陪我出去吃肉絲麵。」「肉絲麵多貴，不如奶奶在家給你做雞蛋麵。你看，奶奶剛從老家帶來的土雞蛋，好吃呢。」節儉慣了的母親，哄兒子說。「媽，今天早上我也想吃肉絲麵，我們小區門口就有一家，很方便，現在我們就一起下樓吧！」

接過兒子的話，我趕緊趁熱打鐵。

拗不過我們，那天早上，母親破天荒陪我們在外面吃了碗18元的肉絲麵。吃完麵，母親說：「味道確實好，只是太貴了，下次不能再這樣花錢了。」

在父親去世後，因為不放心母親，哥哥給母親買了部老人機。那天晚上吃過晚飯，我和母親在客廳聊天，我給哥哥打視頻電話，我把手機交給母親，母親在手機裏看見哥哥和她說話時，眼睛一亮。我趁勢引導：「如果你有一部智能手機，在老家和我們打電話，在手機裏你就能看見我

們，那多好。」兒子附和說：「我同學的爸爸就是賣手機的，叫我爸帶你去買，肯定會比別人家便宜。」就這樣，母親被我和兒子連哄帶騙，終於連夜上街，買了部智能手機。

有了智能手機，母親像個手舞足蹈的孩子。她一會兒要和我大哥視頻，一會兒要和我二哥視頻，那個興奮勁，似乎讓她忘記了自己已是古稀老人。

母親在我家的那些天，一有空就喜歡搞鼓手機。為了幫母親盡快學會使用智能手機，我還教母親怎麼網上購物——怎麼把喜歡的衣服和鞋子放進購物車，怎麼添加地址和付費。我還幫母親在網上購買衣服和鞋子，並在母親睡覺後，偷偷替她在網上付了錢。

看着自己挑選的衣服和鞋子，母親沒有責怪我。我也像是做了一件大事一樣，很是得意。

妻子出差回家了。母親在我家做飯、接送孩子，終於完成了使命。我留母親多住幾天，可母親說什麼也不同意。

我把母親送到車站，趕回家後，母親給我打來視頻電話說，我給她買的新手機、衣服和鞋子所花的錢，她放在房間的枕頭下面了。那一刻，我的眼眶濕潤了。因為我好不容易把母親哄進城來，就是想帶她一起「花花錢」，讓她養成花錢的習慣，好盡我一點孝心。想不到我為母親花了一點錢，她還想方設法，把這錢藏在枕頭下面，偷偷還給了我。

（作者為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、全國報紙副刊作品金獎獲得者）

## 「替」母親花錢

錢永廣



冬天到了，天氣越來越冷，因不放心母親，假日裏，我驅車回老家看望母親。中午吃過飯後，當我幫她整理箱子裏的衣物時，發現她藏在箱底的錢有厚厚的一沓，我數了數，共有6,280元。6,280元，對我來說，不到一個月的工資，不算多。可對母親來說，簡直就是一筆巨款。

父親去世前，母親的口袋裏，是從來不藏錢的。家裏賣糧的錢，都是父親保管。母親只知在地裏幹農活，從不問父親，家裏還有多少錢款。沒有了父親，年老體弱的母親，農活是幹不成了。兩個哥哥商量說，我們兄弟四人，每人每月給母親300元生活費。

每人每月給母親300元生活費，不多。本以為母親不夠開支，可我回老家打開母親的箱子後才發現，母親竟然還有這麼多錢。

看着箱底裏厚厚的一沓錢，再看看母親穿的衣服和鞋子，我很難過。母親的衣服已經掉色，鞋子也張開了嘴。衣服還是父親去世前給她買的。

我陪母親吃過中飯，邀請母親隨我進城住。母親聽了，搖搖頭說：「我在家生活慣了，我還是在家裏的好。」

回到家後，我把母親的事情告訴了妻子。當

元的  
母親那天  
破天荒  
陪我們  
吃了碗  
AI繪圖 18